

有人视欲望为野心，有人视欲望为动力，其实欲望是野心，欲望也是动力。武则天篡权，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是野心膨胀；关公千里走单骑，诸葛亮鞠躬尽瘁就是动力使然。那么，我们评判欲望双刃的标准是什么呢？应该说是道德，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结晶后形成的伦理尺度和道德标准。



欲望的双刃

阮直

中国长期的王道施政统治，必然要选择“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文化道德作为“主流”的文化道德。那么，凡是维护皇权王道的欲望都是野心，凡是效忠忠于皇权王道的想法都是动力。所以中国皇权社会被冠以野心家、阴谋家的人永远多于政治家。政治家为了自己的政治欲望，首先要干的事不是招兵买马或立纲制宪，而是先消除别人对自己“野心家”的印象，先为野心找到一件漂亮的外罩，以“天的名义”，以“百姓的名义”，以“行道的名义”。否则你就连乌合之众都网罗不到你的麾下，就谈不上组建集团的智囊团，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其实就是政治欲望，对手的野心）。

所以国人中的智者都把政治欲望藏在肚皮里，如不能实现，宁愿生下一个死胎，绝不显怀。如今的政治不是斗争了，而是公共职务了，但还是不能说“我有当官欲望”，就像女人不能说“我想要男人”。因为官总是与一大堆的物质、名誉、地位搅和在一起。

今天人们关注的“人之欲望”更多的是名声、地位，连金钱都是其次，因为金钱到了一定的数额时就失去了作用。世界上的巨富之人有多少都容纳得下，但美国总统却只能选一人；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只能有一人，如果也排个世界500名，就算你支付得起奖金，但奖项就得臭街了，失去了它的珍贵。但令人尊崇的名声、让人景仰的地位在当代是最稀缺的，英国的小说家安东尼·特洛罗普认为：“对名誉的欲望是符合人性的，失去了它的人，要么是超越了人性，要么是低于人性。”连我们草原上放羊的人也都希望自己在那一片草原上成为最有经验、最受人们尊敬的牧羊人。在写字楼里的白领们没有一个希望自己永远被别人领导着。所以我对古罗马时的伟大历史学家塔西佗说的那句“名誉是智者最后才放弃的东西”的话深信不疑。

既然人的欲望如此看重名誉、地位，我们能否让名誉、地位变成动力呢？也

能，也不能，因为欲望是双刃的，燃起的欲望之火是喷发的火山，熄灭了的欲望之火又是一座冰山。我们是怎样对待火山的呢？我们最有力的力量，就是用公权力让哪部分人拥有荣誉和地位，是教师、是法官，还是在高的行业？是僧侣、神职人员，还是哲学家？是政府的官员，还是选民？只要看看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就知道这个国度里人们的欲望在哪里形成了火山，在哪里凝固成了冰山。

让人的欲望之火在哪里燃烧，如今是由公权决策后制定的体制引导的。一个健康、健全的社会欲望一定是全民的、多元化的，让磨磨子戥菜刀的人都有荣誉感，心中都有生生不息的欲望之火，让省长、部长也没有高高在上的神圣状态，我们的社会才能彼此相容互暖，和谐与共。

在我们还不能让更多的人以智慧的能力来觉悟我们超越欲望的时候，调节欲望的火苗在哪里旺盛，在哪里微弱，就只能靠公权了。利用好这把双刃剑，才能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

我与改革开放30年

从蒲扇到空调

沈定顺

重庆夏天，酷热难当。早些年，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人们手拿蒲扇驱热消暑。扇动风生，凉风习习。蒲扇扑扑地拍打在腰杆、大腿上的声音很有韵味。摇着扇着，瞌睡来登了，扇子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浑然不觉。醒来，大汗淋漓，席子上活脱脱印出个人来，像一幅栩栩如生的版画！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我进学校代课。学校在小镇上，夏天傍晚，各家各户便用水泼洗街面去暑气，搬出凉板凉凉椅顺街摆开。吃过晚饭，大姑娘小媳妇在蒙眬夜色掩护下只穿裤衩背心手摇蒲扇当街坦然而卧，成了小镇一道风景，让人心情复杂，想入非非；上了年纪的大妈、老太干脆像男人那样裸着上身，松软的乳房布袋一样地在胸前晃来荡去……“暑热无君子”就出自那年代！缺乏物质基础，精神文明也跟着贫乏。

就在那年暑假，我萌生了发财梦，从山上砍回麻山竹做些竹筒到处卖。在城里，我第一次看见了风扇——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吊扇；安放在柜台里的座扇，那玩意儿真好，呼呼旋转，平地生风，吹一哈儿，身上的汗水就不见踪影，比手中招摇的蒲扇不晓得要强好多倍！于是怦然心动：卖筐挣钱，买台风扇回去享受！

目标确定，动力倍增。那年暑假，我吹着竹筒跑遍了重庆大街小巷，挣的钱可以买好几台风扇，然而没买。为啥？因为农村没通电，那东西买回去没用的。还是只能摇着蒲扇度过酷热难熬的日子。

1984年夏天，渝北偏僻乡村通了电。我专程进城买回一台三峡牌风扇，插上电源，一按开关，呼呼凉风从扇叶里面吹出来！街坊邻居都来看稀奇，不住口地说“风好大！安逸，安逸！”父亲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常说“冬天穷人冷，热天大家热。”吹了一阵风扇他老人家发出感慨：“有钱买风扇，热天也有人不热了！”

那个夏天，古老的蒲扇退休了。我们在风扇徐徐的凉风里睡得安安稳稳，做了一夏好梦。

1992年，强劲的改革东风把我一家人从农村吹到城市，那台风扇也跟来了。一到夏天，它就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为我们服务，比仆人还听话忠诚！尽管它表现特别优秀，但几年后还是被我无情地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先进、更舒适的空调！

1996年夏，我买回一台柜式空调。安装完毕，我迫不及待摸纵遥控板，把室温设定在摄氏20度上。一杯茶的工夫，暑气跑得无影无踪，燥热的房间一片清凉，全家高兴得像过节！我请来好友一起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惬意。推杯把盏，都醉了，倒在沙发上酣然睡去！

如今，我家每人一台空调，一如当年人手一把蒲扇！夏天，骄阳似火，冷气一开，室内凉如三秋；冬天，寒风凛冽，暖气一开，室内暖如阳春。从此，不再担心夏天热冬天冷，现代物质文明切实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改革开放30年，我亲身经历了从蒲扇到空调的变迁。回首往事不得不惊叹：这世界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庸俗是婚姻的杀手

余毛毛

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夫妻两个都是大学里的颇有造诣的古典文学讲师，系里准备在他们俩之间选择一个提拔为副教授，机会难得，他们彼此瞒着对方“积极努力”，结果男的胜出，当了副教授。一年后，他们离了婚。

看到这个事，我笑了起来，我怀疑这个故事是真的，生活中总有惊人相似的情节，因为这样的事也曾发生在我和妻子的身上。那一年，我和妻子都被各自的部门推荐到区政协，可政协领导说，夫妻俩都在一幢大楼里上班，让一个委员名额出来给别的同志吧。为这事我和妻子爆发了家庭大战，与那对夫妻不同的是，我们是争着让出名额。妻子说，你是男的，你去当吧。我说，你官比我大，水平比我高，你去当吧。后来妻子拗不过我，当了区政协委员。五年后，她说，我到期了，该轮到你了，没办法，我只好当了政协委员。

我和妻子远谈不上互相体贴，因为我们动不动就吵，但这种争吵并没有伤害婚姻的根本。我们努力工作，我们诚实生活，我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人生的追求和进取，但我们从来就没有把升官发财成名之类的事，当作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准。我们从不嫉妒别人，从不与人争斗，夫妻间更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想那对夫妻离婚是注定的，他们的学问再高也没有用，他们的志趣再相投也没有用，因为他们都跌入了庸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中。婚姻失败的原因有多种，而这种，我认为是最令人心灰意冷，因为它抹去了相爱的意义，让生活变得乏味、冷漠和忧伤。

女儿的奥运梦想

宣华华

奥运年，浓浓氛围，五岁的女儿，也做起奥运梦。

当初，女儿三岁生日，我买回一套娃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女儿属猴，最喜欢火红的小猴子“欢欢”，吃饭搁身旁，出门抱怀里，十分的宠爱。我又常哄女儿说：“妞妞，乖乖吃饭，等你再长大一些，爸爸带你去北京看奥运会！”女儿弄不懂什么是奥运会，以为跟动物园差不多，很是快活。久之，播下一粒梦想的种子，女儿不时地提起去北京看奥运会，小脸儿涨满无尽的期待和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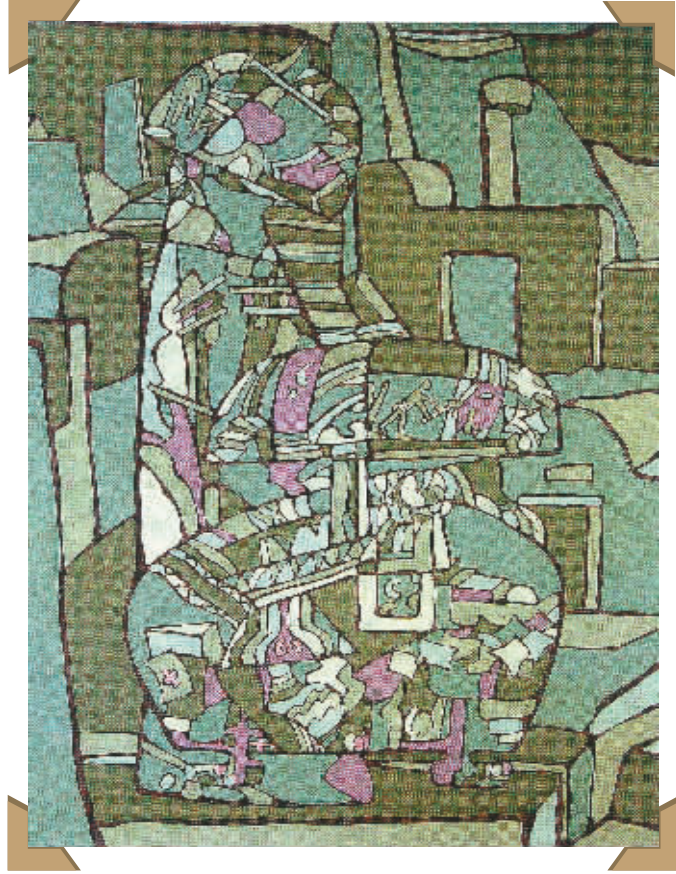
一天又一天，奥运越来越远，女儿渐渐长大。电视、儿童读物、幼儿园……在女儿小小的世界，充满了奥运符号和信息，更让那颗种子生根发芽。然而，有一天女儿突然问奶奶：“爸爸要带我去北京看奥运会，你愿不愿意去呀？”奶奶笑眯眯地回答：“当然想了，我这辈子没去过北京，你带我去吗？”女儿一脸认真地反问：“可是，咱们家没钱啊。你儿子刚买了房子，连奶糖都没钱给我买了，还怎么去呀？”奶奶笑得快岔了气，等我回来一五一十学给我听。

女儿的话，让我忍俊不禁。女儿的懂事，又令我一阵心酸。是啊，连女儿都看出来了，为买下一套住房，我和太太攒了七年的钱全投进去，还背上几十万元的巨债，每个月都在

为还贷而绞尽脑汁，哪里还有余钱去北京看奥运会！我亲手给女儿种下的奥运梦想，当初只是哄哄那个三岁小娃的，注定只能成为一场美丽的梦而已。一番长吁短叹，我唯有安慰自己，好在女儿还小，不会真正在意。这样想想，心里好受多了，不必感到太歉疚。

生活照常进行，又过了一些日子。七月，一个周末的清晨，太太去给学生补课了，我独自带着女儿爬附近的小山。山上草木繁茂，蝉鸣一刻不停，蝴蝶时时飞舞，一路悠闲自在。女儿准备去山顶那片小石子堆，再给蚂蚁们盖一些“小房子”。我牵着女儿，片刻不停地闲聊，谈一些孩子气十足的话题。不知为何，女儿又想起了老话，突然对我说：“爸爸，我现在不想去北京看奥运会了。等你以后有钱了，再带我和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去吧！”我很惊讶，转脸望向女儿，只见她淡定的小脸上，还挂着微微笑意，并没有丝毫的失落。

那天清晨，山风轻拂，四下无人，树影斑驳，我恍然读懂了女儿的小小梦想。其实，女儿真正期盼的是，我们抽出更多时间和她在一起，陪她共度生命中每一分钟美好时光，看着她慢慢地成长起来。再一想，奥运会的举世同欢，对于许多人来说，不也正是为了欢聚的梦想吗？我豁然开朗，一阵温情涌动，微微一笑……



妈妈们一定要看的一本书

——推荐《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

小巫

第一次知道李跃儿，是在书店里买到她的《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重庆晚报正在连载)，拿回家后一翻开，居然就放不下了，通宵达旦看完，而后飞奔到网上向所有的人推荐。这种爱不释手的的心情，只有当年大学期间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时才出现过；这种恨不得让所有的人来谈的愿望，却是任何书都没有让我产生过的。

在这之前和之后看过无数的教育书籍，未曾有另外一本让我如此激动和兴奋。

看完书，我立刻给李跃儿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向她表达我的敬仰之情，诚邀她来北京。很快我收到她的回复，又很快她来北京找我。见面后，我惊喜地发现，李跃儿的皮肤黑得和我有得一拼；而后又惊喜地发现，这个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人，教育理念居然跟我这个假洋鬼子不谋而合！

可以这样说，认识李李之前，我还隐约怀疑自己所推行的教育理念不是过于西化，不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常情。认识李李之后，我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教育这门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是跨越种族和文化的，普天下所有的小宝宝，需要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是相同的东西。

《父母》杂志社采访李李，就是在我家进行的。这次采访的内容，被我精心保存着。李李穿着我的一件紫色T恤，面对镜头绽放她标志性的笑容，心底的善良、胸中的睿智，都藏在那副皱起鼻纹的笑脸上。

后来，李李来北京发展，创立了“李跃儿巴学园”，我们俩也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在杂志上写专栏，一起为电视台做节目，一起参加学术会议，也分头在诸家网站上进行嘉宾聊天。更多的时候，我们俩在电话上、在互访中，一起讨论孩子的事情。

这些年来，看到“李跃儿教育”逐渐得到广大妈妈们的认同、接受和拥护，看到李李的声名越来越响亮，看到巴学园日益壮大，我的喜悦心情难以言表，而对李李的敬仰之情，更是与日俱增。在我看来，李李是真正献身教育事业的奇人，是上天送给孩子和家长的福音，她爱所有的孩子，无论这个孩子如何与众不同。为了救治一些自闭儿童，她能够做到彻夜不眠，抱着孩子安抚，第二天依然朝气蓬勃地去工作。

李李办幼儿园，跟别人办幼儿园不一样，她是将整个生命都投入进去了。不仅仅管理幼儿园的所有细枝末节，更紧密地联络家长、密集地培训家长，还利用网络技术义务推广她的教育理念。如此浩大的工作量，她单薄的身体，居然能扛下来，已属奇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的发展道路，充满艰难险阻，有时风急浪



让孩子成为他自己的样子

现在的这一代家长已经发现了传统家庭教育的不足，为了使孩子能够在20年后成为一个易于生存的人，开始兴起了一股探索教育和学习教育的热潮。学习教育，探索教育，只懂得孩子还不够，还要提高自己的审美品位。在一次家长沙龙上，我把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与委拉斯凯支的《国王与小公主》挂在一起。我说：在这两幅画里，大家更喜欢哪幅？他们说：有小公主的那张。我问为什么，他们说逼真。我说噢，原来大家喜欢是因为“逼真”，那么，我问你们，这个“逼真”照相馆能不能做到？他们说能。

我说既然照相馆里能够做到，画家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以前的画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没有照相机，现在有了照相机，“逼真”这样的事就不再需要画家来做，画家要做的应该是照相机不能做的，是不是这样？

这时候我指着《格尔尼卡》，让画家将这幅画与前一幅画做一番比较，然后问有什么感觉，有几个家长小声地说：乱、看不懂……

我说：我知道大家不喜欢这幅画，认为它什么都不是，觉得这幅画就跟你们孩子画的差不了多少。但是，这幅在你们眼里啥也不是的画，美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争了好长时间，这件事说明我们眼光有何不同，这件事说明我们的眼光有何

题，还是他们的脑筋有问题？

这一下，家长才带着重视的目光，伸着脖子想看清细节。我告诉他们《格尔尼卡》究竟好在哪里。我说这幅画是战争，西班牙一个名叫格尔尼卡的城市被德国飞机炸了，到处一片废墟，人都支离破碎了，你看那个女人，抱着一个断了腿的孩子，孩子已经死了，她在朝天呼喊……要是你们经历了这样的场面，比方说，你们遇上被日本人轰炸的上海，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呢？他们说会的。

我说：毕加索画的就是这样的感受。但是他不是在做照相机的工作，不是模拟自然，而是创造了一种形式，一个只有他才能有的绘画语言，他是用这样的语言不用拐弯，让我们一下子就能感受到战争的可怕。这就是现代艺术。

他们这才恍然大悟，很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继续讲，讲解现代艺术注重的是什么不同。现代艺术注重的是心灵的真实，个人感受；古典艺术呢，大都注重外在的真实，是一种模式化的再现。

我说：现在，我们教给孩子的，就是要他们创造自己的艺术语言而不是照搬现成的东西，让他们关注心灵而不是外表。你的孩子正在成为这样的人，而你呢，却在那里愤愤不平地大声呵斥：天哪，你怎么画得像毕加索？！

孩子的灵性？

之后，我指着《格尔尼卡》问：现在，大家觉得这幅画好不好呢？

家长声音可大了，一起喊了声：好！

我特别吃惊，感动得不得了。因为在我们中国，成人一般很少在这种场合里忘我地喊出这样的声音。就是看演出，除了小青年之外，很少有成年人能够喊出这样的声音，有时甚至连掌声都不愿鼓。

这件事让我很受鼓舞，我就一次次带着家长欣赏下去，从中国到国外，从文艺复兴到现代派，一个流派一个画家地欣赏，加上故事……家长听得非常认真，教室里静悄悄。欣赏完艺术，刚好到了放学的时间，家长领着孩子心满意足地走了。我能感觉到他们因为心灵得到艺术熏陶而产生的那种满足感。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家长的状态就不一样了。我对我家先生说，给家长欣赏艺术品，甚至比直接讲教育理念效果好还多。

家长们忽然由教育家变成学生，那是一个很好的感觉，就像站累了，躺在大地上，那种放松的、享受的、踏踏实实的感觉只有自己知道。他们由此会为自己残缺的精神浇水施肥，接受阳光的沐浴。我说这时当你再看时髦皮鞋的时候，你还看到了什么？

我想我这是把教育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只要坚持不懈，就能改变他们生命的质量，更能改变他们的观念。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家长都是爱孩子的，他要为孩子寻找最好的教育。

教育就是要让孩子成为他自己的样子，这并不等于孩子成为他自己的样子就会达到幸福生活的目的，就会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好工作。也许由于他们成为自己，所以他们选择的人生道路是我们家长完全不认识的，只要我们耐心一点，沉得住气等待并信任他们，他们可能会从另一条路上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结果。



风的预谋

鬼马星(著)

悬疑推理小说

连载18

据调查，齐鲁街15号203室乃是一处空宅，虽然里面还剩下几件旧家具，但原先的房主已经在一年前搬走，现在这处房子正在挂牌出售。事发后，警方曾经一一调查过15号一楼至六楼的大部分居民，但由于当时正是夜晚，多数人在自己家里关门休息，所以调查几乎一无所获。齐鲁街15号二楼共有4户居民。201室住着一对小夫妻，当天晚上他们外出参加朋友的聚会，直到凌晨两点才回家，所以对隔壁发生什么事一无所知。202室住的人说，这对老夫妇，那两个人都超过了60岁，都是退休工人。他们告诉警方，当晚9点刚过他们就睡了，没听到任何动静，也不知道隔壁有警察来。204室住着一家三口，女主人说，在10点左右的时候，他们确实听到楼道里有说话的声音，但她并没有在意，因为当时她正在看电视。调查其他楼层的居民，也同样收效甚微，没有人看见在那个时间有可疑的人在楼道里出入。只有一个住在6楼的居民说，在当晚10点半左右，他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15号楼窗外的巷子

里，但很快就开走了。

高竟到达现场的时候是夜里11点多，现场的怪异布置令他吃惊。

客厅里，窗门大开，两名警员双臂平推，双腿并拢，如十字架一般平行而放，每个人的身上都插了密密麻麻的小箭。高竟发现，这次凶手用的铁箭，比第一次用的要短一倍，显得更加轻便。

由于这次是两名警员同行，又是跟凶手近距离接触，所以高竟怀疑凶手很可能是两个人。其中一个给警察开了门，这个人显然不容易让警察产生戒心。等两名警察全部进屋之后，另一名凶手，站在与客厅相连的另一个房间内，向两名警员射击。因为速度快，而且完全没有防备，所以很可能谋杀在一瞬间就完成了。这次与上次不同的是，凶手并非从后背攻击，而是采用正面攻击。

另一种猜想是，凶手很可能将发射器分别安在屋内的两个壁橱内，他很可能向其中一名警员展示自己的衣柜，以说明自己的损失。他可能让警员看小偷留下的痕迹，他完全可以说这些东西可能是窃贼留下的，我没敢动，还是让你们警方人员来处理吧。等警员探身进入橱内后，他偷偷拉动发射器，于是，警员当场中箭。这名警员倒地后，要想再攻击另一名警员就易如反掌，只要按兵不动，假裝那名受攻击的警员还活着，那另一名警员就很可能因为好奇，也探入壁橱看个究竟。这样，只要再发射一次就可以了。

当然，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凶手是一个人，单独操作。他在袭击第一名警员的时候，没有用射箭的方式，而是将箭当作匕首猛然扎入了对方的胸口。当另外一名警员俯身去关心他他已经遭遇不测的同事的时候，他可能忽视了自身的危险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谋杀成功的几率很高。而且，高竟也仔细看过那些坚硬而锐利的菱形箭头，那是

完全可以成为最直接有效的杀伤性武器的。

高竟认为凶手很可能等到两名警员通通受重伤或接近死亡的时候，他才终于停止表演，恢复本来面目。那个时候，他已经可以完全掌控全局。他将他们的脚捆好(虽然脚上没有绳子，但发现了捆绑过的痕迹)，把他们双臂平推，平行而放。接着，他走到窗口处，向他们发射密集攻势。

高竟大致数了数，警员A的尸体上有40支箭，警员B的尸体上有50支箭。一个凶手要在短时间内用弓箭射出90支箭几乎不可能，所以，高竟认为凶手一定有一个或者多个不同类型的弓箭发射器，以便发射不同型号的箭。

高竟也仔细看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小箭，他觉得它们的排列好像并非完全杂乱无章，它们似乎是有规律可循的。但他现在还没看出来那里面究竟有什么端倪，所以，他委托法医将尸体上的所有箭孔做好标记，以便拍照成像后，可以更直观地研究那些箭孔的走向。

除此之外，更为离奇的是，凶手在一间凹进去的墙壁上居然画了一幅壁画。虽然整幅图都是红色的，但很明显，凶手用的是颜料，而非非受害者的血。因为两名警员在游戏的一开始可能就死了，后来的箭孔并没有导致大面积的流血。

壁画的面积是两棵参天大树，树下有口井，井边坐着一个小女孩在笑。高竟知道这不是随意的涂鸦，一定具有某种意义。但他一时想不透其中的含义，所以把壁画交给了余勇博士。余勇在接到壁画照片后说的第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

“我认为这是幅连环画。我想他还没有把他的意思完全表露清楚，这只是第一部分。所以，要有思想准备，他可能还会画下去。”他说。余勇的意思很明确，凶手可能还会再杀人，而且在胸前不止两个。